

# 浙江 古树 古道 大观

王旭烽  
王延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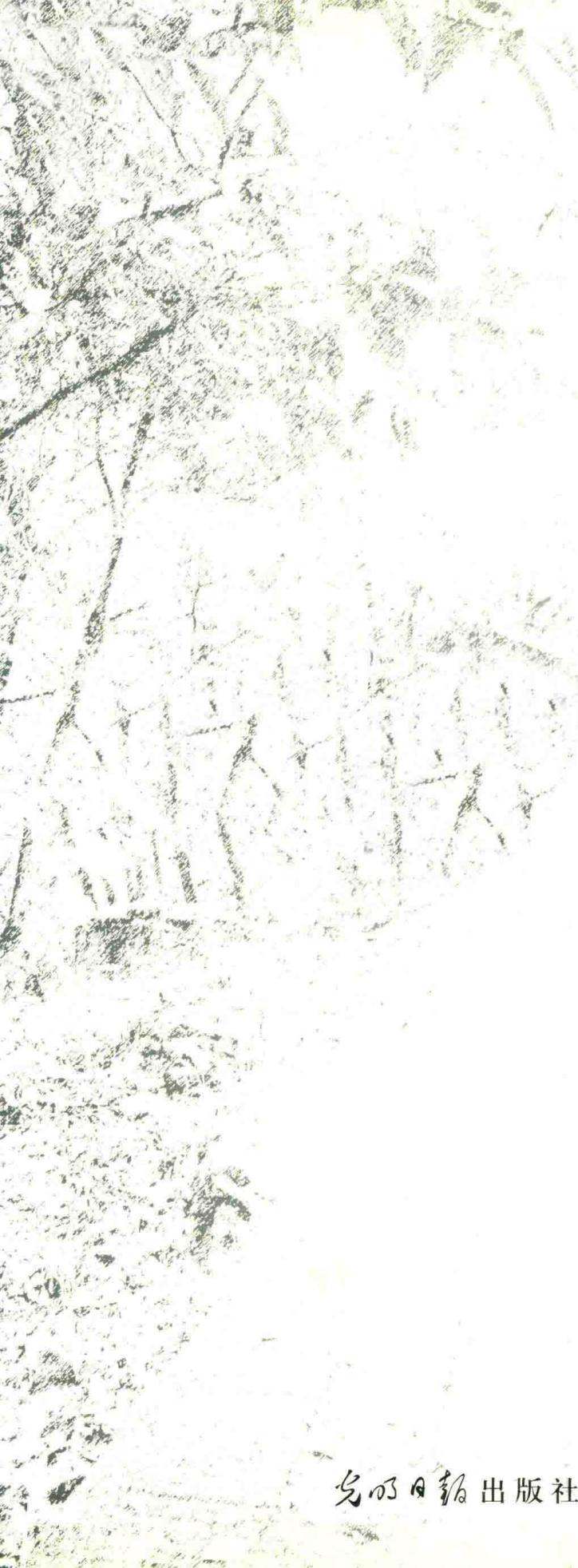
许利群  
余国静

冯博杰  
姚霞

高洪娣  
任重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浙江 古树道 大观

王旭烽  
王延隆

许利群  
余国静

姚博杰  
冯霞

任高洪娣  
重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古树古道大观 / 王旭烽等编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12-9134-9

I. ①浙… II. ①王… III. ①树木—介绍—浙江省②古道—介绍—浙江省  
IV. ①S717.255②K9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8608号

## 浙江古树古道大观

---

著 者: 王旭烽等

责任编辑: 谢 香 责任校对: 傅全泽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清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hs@gmw.cn](mailto:gmch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

印 刷: 北京荣泰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荣泰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9134-9

---

定 价: 36.00元

**编委会顾问：**陈艳华 楼国华 吴鸿

**编委会主任：**陆献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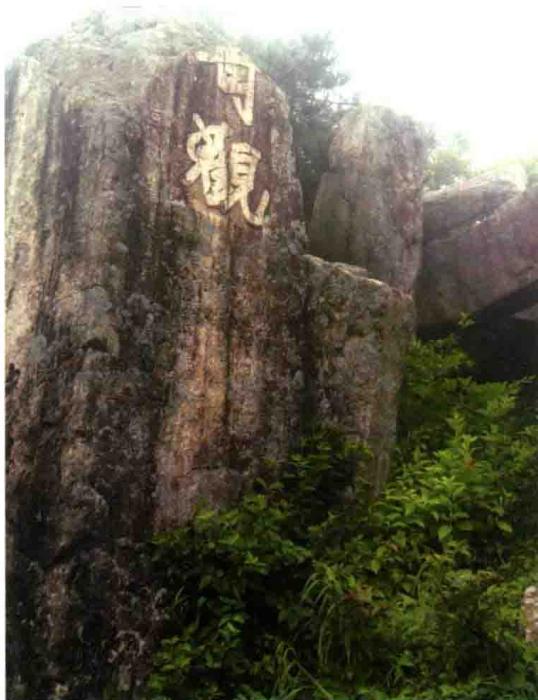
**编委会成员：**陆献峰 何志华 汪奎宏 李土生 赵岳平  
许利群 任重



► 路湾古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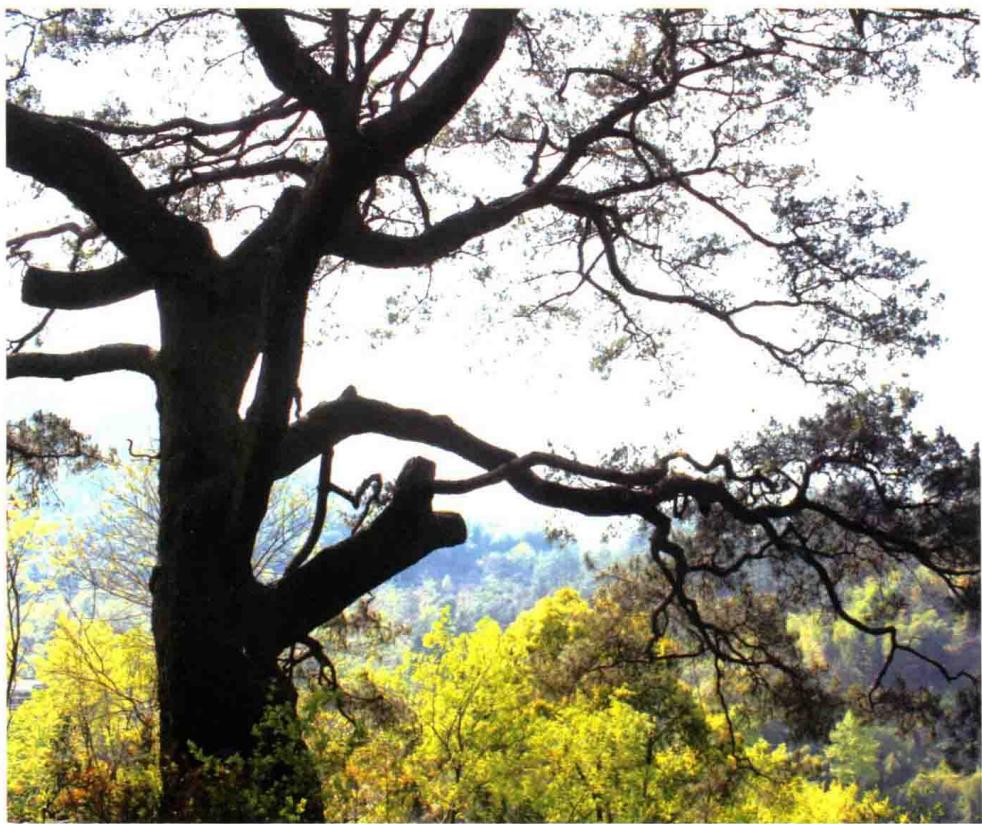
► 仙缙古道



► 天目山



► 五世同堂古银杏树



► 芦茨湾的马尾松



► 美人茶



► 鹿城树王



► 廿八都镇街景



► 千扇树



► 苏东坡古道山中亭



► 湘溪石门岭

► 苏东坡古道





▶ 廿八都镇



▶ 娘娘樟



► 湘溪古银杏



► 天龙古道



序：



# 树与道交汇的风景

森林是人类的母亲。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早期进化发展的历史。古今中外文明史已经证明，一种文明的诞生、延续，是离不开森林及生态环境的，人类与森林及生态环境结下的是种不可断绝的血肉联系。

与其他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空间相比，森林应该是一个关键。这颗星球上早已出现的森林就以其无比的博大和宽厚，接纳了尚处于襁褓的人类，人类是依偎在森林温暖的怀抱中成长并逐渐强大起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说，若是没有森林，也就没有人类的文明进化，没有人类的今天，当然就更谈不上包括山水文学在内的人类精神文明了。

在其著名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恩格斯科学详细地描述了人类的进化：“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球发展中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时候——究竟在第三纪的哪一时期现在还未十分确定，大约是在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在现已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上，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达尔文曾经把我们的这些祖先大致描写给我们：它们满身是毛，下颚有须，两耳尖耸，成群地生活在树上”。这些“成群地

生活在树上”的类人猿，就是人类的祖先，恩格斯称之为“攀树的猿群”。在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森林之于他们，显示了特别的意义。

于是森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类人猿锻炼、强大自己身体的竞技场。在漫长进化的某一个时期，类人猿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游戏方式，不再在树枝上跳跃前进，而是将双臂悬垂在树枝上，从一枝荡向另一枝，由此形成了一种与用四足行走的动物截然不同的姿势。这种姿势使类人猿的身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躯干变短，变得紧缩，以便能荡得更远，骨盆接过了支撑内脏的任务，肩关节活动的自由度更大，更灵活，使类人猿的自卫能力得以加强，攻击能力得以延伸。同时，这种悬垂的姿势还扩大了类人猿的视野，使其立体视觉稳步发展，更注意协调自己和同伴及周围环境的关系。

曾经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的四大台柱之一的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博士说过，在这之后，类人猿“向人进化的第一步随之来临”。“使现代人成其为今日这样体格的动物的大多数结构特征，发端于猴类用上肢在树间跳荡前进的适应过程之中”。经过长期的悬垂荡游之后，当类人猿从森林的树枝上下到地面之时，它们的肢体已变得分外强健和灵活自如，为后来人体演进得更为典型的特征打下了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果没有森林，就没有人类后来的体格，森林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所显示的重要意义是异乎寻常的。

所以恩格斯又说：“这些猿类，大概首先受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攀援时要手担任和脚不同的作用，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而渐渐采用了直立的姿势。这就是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最早的武器也是从森林中攀折的树棍。树棍的



末端经过砍削或烧灼，便可以成为尖锐的武器，他们以此自卫和猎取动物。而且，有了森林中提供的木柴，使保存火种成为可能，而火种的保存和使用，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强大。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森林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远不止于此。应该说，东方文明的起源是和森林密不可分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文明是人类创造力的自我标识和外化，诸如文字、宗教、城市及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泰戈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古希腊的文明孕育于城墙之内，而印度文明的诞生却始于森林，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当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阿富汗高原，侵入印度之后，渐渐地扩散到了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很快利用了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森林为他们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庇护，以躲避酷暑骄阳和暴风雨的袭击。为家畜提供了牧场，为房屋建筑提供了木料。后来，不同的雅利安人部落定居在了不同的森林地区，森林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自然保护，以及充足的水源和食物。“这样，在印度，文明的诞生是始于森林，这种起源和环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质。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

泰戈尔认为：“这种森林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人的思想，没有减弱人的活力，而只是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倾向，使他们的思想在与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产物的不断接触中，摆脱了想在他的占有物周围建起界墙以扩展统治的欲望。他的目的不再是获得而是去亲证，去扩展他的意识，与他周围的事物契合。他认为真理是包容一切的，没有绝对孤立的存在，并认为亲证真理的唯一途径是使我们的生命融汇于一切对象之中。古代印度林栖圣哲们的努力正是为了亲证人类精神和宇宙精神之间的这种伟大的和谐”。 “亲证”，

即亲身证悟人生的真谛，强调的是人的直觉作用。正是茂密的森林教导生活在它怀抱中的人们觉知并悟得他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他们向朝阳，向流水，向果实累累的大地祝福，将它们看成同一种生活真理的显现，他们自己也置身于这种真理的怀抱中”。

的确，在印度文明中，森林被视为人类灵魂和宇宙灵魂结合的伟大精神和谐的场所。人们面对森林油然而生的是一种神圣的交往之情。就连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是在七叶树（毕钵罗树，又称“菩提树”）下静思冥索，最终觉悟成道的。

当然，森林对印度文明如此，对古代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亦复如此。从生态文化的角度看，一种文明的产生和延续，必然依赖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下，又取决于森林植被的覆盖面积及对其的保护程度。人类文明的诞生地，生态环境都极其优越，如诞生在尼罗河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及诞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做到与森林和谐相处，文明将不可持续。于是我们看到，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曾经是那样的灿烂辉煌，后来却毁灭了。除去内乱和外族入侵之外，大肆砍伐森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是导致文明毁灭的重要原因。如尼罗河流域曾是土地肥沃、林木茂盛的绿洲，由于过分耕作和破坏森林，这里逐渐变成了沙漠。为了修建金字塔，大量森林被砍伐，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暴雨和大风卷走了含有有机质的地表土壤，最终由于不能恢复原有的森林和土壤，连文明本身也消失了。矗立在浩瀚沙漠中的金字塔成了人类破坏自然环境而得到无情报复的象征和见证。两河流域也曾是一片林木茂密、垄亩青青的绿野，由于人们过分砍伐林木、滥用地力、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最终变成一片荒

漠，使文明失去了应有的依凭。

相较于埃及和苏美尔文明，中华文明则要幸运得多。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固然有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原因，然而在所有的原因中，最为关键的恐怕是华夏祖先十分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森林植被。我们的祖先很懂得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关系。早在夏代，对人们伐木捕鱼就已经有了生态学方面的具体要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商代有著名的“网开三面”的故事：“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汤“网开三面”，将仁爱施及鸟兽，放一条生路给鸟兽，最终取得天下。成书于西汉宣帝（前73~前49年）时的《礼记》中的《月令》，更是详细记载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在不同月份、不同季节对生态环境、特别是对山林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

孟夏之月……毋伐大树……毋大田猎。

仲夏之月……令民毋伐艾蓝以染，毋烧炭。

季夏之月……林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